

说起白岩松，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严肃”。央视新闻评论部曾流行这样一句话：“遇到白岩松总以为有什么大事发生，再看看崔永元便知天下太平。”关于“严肃”，岩松有自己的解读：“我的脸是特严肃的，因为我很少笑。可是，你为什么会计住我的严肃呢？是因为我从来不用严肃的方式去传递严肃的内容，因此，我的脸才被记住了，否则你根本记不住我的严肃或者大家所说的深刻。”

照相簿里有张旧照，画面上，岩松衣领敞开，脖子上青筋爆出，额头上还沁出几滴汗珠，正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周围其他主持人则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要知道，那才是他生活中与朋友相处时的常态。成立工作室，想着做一套华语主持人系列丛书，首先想到的便是岩松。他二话没说，就和作者邹煜投入

到紧张的写作中去。不到一年，《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的书稿就静静摆放在我的书桌前。调皮的岩松仍不忘幽默一下，在稿件上写上几句：“谁让我姓白，那就权且当回小白鼠吧！”

抚摸书稿，不禁想起十年前的往事。2004年筹备《可凡倾听》时，一筹莫展，便跑去北京找岩松。那时，我和同事们借居在央视附近的一间简陋的小旅馆。乘着录制节目的间隙，岩松专门来了趟旅馆，听说我要转型做人物访谈节目，显得很兴奋，“思想型主持人与司仪型主持人相比，也许会

更严肃，但能走得更远。”他与我们饶有兴致地分享了采访文化大师的感受与体悟，还带来当年做《东方之子》“学者访谈”时所做的“路标”。所谓“路标”，其实就是被访者的信息与采访路径，但岩松对此却极为看重：“采访时我常常告诫自己，名气、官位、财富、地位，不过是我们寻找《东方之子》的路标，而当我在路标指引下敲开采访者家门时，路标便失去意义。此时面对的只是一个人，一个有喜有悲，有成功有失败的人生。”

他更强调采访时要做到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尽管电视日新月异，‘平视’二字仍尤为珍贵，它如同稀有动物一般，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并依然前卫。”他说。其实，离开荧屏，岩松就像个大男孩，爱打爱闹，生活也多姿多彩。他平生最大爱好是足球，观球赛是夫妻俩共同的娱乐。有一次，他故作神秘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何与老婆至今未离婚吗？”望着我一脸茫然，他咯咯地笑了起来，“那是因为我俩认识之后，意大利队跟阿根廷队从未在世界杯上遭遇过。我是阿根廷球迷，她是意大利球迷。”当然，作为严肃的新闻评论员，岩松对蜂拥而至的娱乐节目倒也并不排斥，观《超级女声》和《舞林大会》那样的节目，照样看得有滋有味。他觉得现在的电视节目不是太娱乐，而是严肃的不够严肃。

宋代杭州人陶四翁，开了间染坊，曾花400万钱采购一批名为紫草的染料。一天，有中间商造访，见紫草说：“这草是假的。”四翁说：“何以见得？”回答说：“这是已经蒸过的坏草，无水分而色鲜艳，显然作假了。”四翁试之，果然如此。中间商说：“别担心，我帮你找几间小染坊，分开卖掉它。”四翁“嗯”了一声。第二天，中间商来了，四翁将所有的假紫草，当着众街坊面一把火全烧掉了，并大声说：“宁可误我一人，岂能欺骗大家！”

据载，陶的染坊开张不久，资金并不雄厚，为了取信于人，自知巨亏而不顾，主动打假，实为壮举。四翁的话，掷地有声，有胆有识，目光长远。数年来，坚守诚信经营，终成地方首富。而且累世子孙登第者数十人。所谓好人好报，实则家风遗存的结果。

报春花二首

吴家龙
白玉兰
大地回春寒暖排，
香消梅尽玉兰催。
银苞点点迎风放，
千朵素城堆雪来。
紫玉兰
紫玉盛开春意浓，
芳菲柔婉倚东风。
红妆引鹁鸪头闹，
朵朵琼脂绿叶丛。

诚信

美芳子

诚信，是为人之本，是立身之基。在商业社会，诚信尤为重要。宋代杭州人陶四翁，开了间染坊，曾花400万钱采购一批名为紫草的染料。一天，有中间商造访，见紫草说：“这草是假的。”四翁说：“何以见得？”回答说：“这是已经蒸过的坏草，无水分而色鲜艳，显然作假了。”四翁试之，果然如此。中间商说：“别担心，我帮你找几间小染坊，分开卖掉它。”四翁“嗯”了一声。第二天，中间商来了，四翁将所有的假紫草，当着众街坊面一把火全烧掉了，并大声说：“宁可误我一人，岂能欺骗大家！”

据载，陶的染坊开张不久，资金并不雄厚，为了取信于人，自知巨亏而不顾，主动打假，实为壮举。四翁的话，掷地有声，有胆有识，目光长远。数年来，坚守诚信经营，终成地方首富。而且累世子孙登第者数十人。所谓好人好报，实则家风遗存的结果。

报春花二首

吴家龙
白玉兰
大地回春寒暖排，
香消梅尽玉兰催。
银苞点点迎风放，
千朵素城堆雪来。
紫玉兰
紫玉盛开春意浓，
芳菲柔婉倚东风。
红妆引鹁鸪头闹，
朵朵琼脂绿叶丛。



山阴路大陆新村

黄石文\图

山阴路上有一家小小的点心店，因为小笼包而远近闻名，原来我是想画大陆新村，无意将万寿斋点心店收入近景，后被朋友指认。鲁迅故居在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与点心店隔街相望。鲁迅去大光明看一场美国大片，去内山书店和日本老板聊聊，就在弄堂口叫一辆三轮车。现在的山阴路越来越平民化了，所有的人匆匆忙忙为生活奔走，山阴路的书香味也日渐稀薄。

肃，娱乐的不够娱乐。“不吃肉时，永远别说青菜有利健康；没糖吃时，千万别说糖会导致龋齿。有朝一日，肉吃多了，自然选择青菜，有了龋齿也就必然远离糖果，这都是一个正常过程。假使全社会都在关注新闻，社会一定是生病了，这很可怕。”也正因为如此，文学与音乐常常能叩击他的心扉。譬如鲍勃·迪伦可以击中他，“年轻时听来像是躁动，今天则好像已经像蒙扎特了”；蒙族音乐可以击中他，“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草原与白云，听了眼泪不由自主流下……”；平·克劳斯贝、齐塞、崔健、达明一派，甚至凤飞飞，都可以击中他；三毛的散文也可以击中他。然而，让他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食指

的《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每次读到食指的诗句，岩松总会热血沸腾，涕泪涟涟。在岩松眼中，相对于某种扭曲的时代，生活在精神病院的食指倒是正常的，因为他早已没了动荡、焦虑、诱惑、烦躁、郁闷，有的只是一颗安宁的心。这就是白岩松，一个真实可信的白岩松。读懂白岩松，或许也可读懂这个时代。

再教育，历经七八年的烈火金钢，已脱胎换骨有了漂亮的外衣“工人作者”，当时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一些散文、诗，还结识了同在一厂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在他的指点下发表了短篇小说《检验》《金色的路》，而且还被借调到出版社在打浦桥的招待所写中篇小说。那时，招待所里聚集了一批作者，如张抗抗、叶辛、孙颙、王周生等等。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与作者都在一个装着一只假眼的工宣队员的掌控之下，为了不留思想真空地带，假眼常把作者叫到编辑室与编辑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我坐在靠门的一张写字台，对面是白发皓首的《萌芽》创始人之一、老作家哈华，与哈华背对背坐着的是个子不高的诗人芦芒。哈华与芦芒都是老兵、老革命，我也当过兵，真是一见如故，没两句就熟了，

特别是芦芒还做过《海军画报》社长，更是让我这个当过水兵的人有了亲切感。之后，我还曾被称为“抄沙子”的对象，时常从打浦桥招待所被叫到编辑室帮忙做点编务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芦芒。其实，他的诗作《东海之歌》《东方升起朝霞》《奔腾的马蹄》早就读过，特别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微山湖上》是他作的词，还有那首流传很广的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也是他作词。芦芒知道我喜欢习诗，我们也就有过一次合作。芦芒生性有诗人的狂放、豪情，那天，我们一起去办公室作诗，芦芒时而站立、时而走两步，旁若无人，激情万丈，出口成章。我记下他喷薄而吟的每一句。我实在记不清这首诗的内容了，但芦芒的昂扬形象却是那般激动人心。芦芒待人热情如火，亲如兄长地邀我去他家，那天，与我同去的

回望芦芒

张锦江

特别是一起写中长篇的合作者袁也平。在芦芒家，他送我与袁也平各一幅字，是早已抄录好的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他的草书狂野奔放，与诗意很配，特别是其中一句：战地黄花分外香。我想，这与他曾是一位老战士有关联的。他还送我一幅画：牛图。芦芒的牛图颇有意味，使我想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我想，他也是用过心思的。芦芒在字画上都落了款，他的名字好像两个大字。融合了他的快乐与意趣。我曾珍藏着这两幅字画，可是在几次混乱的搬家

年前，朋友们于我90诞辰祝我长寿之际，我曾说了一句话：让我至少活到希拉里竞选下届总统，我好投她一票。那将是2016年，其实我心里没有活到94岁的期望，同年代知友夏志清去世后，我更了解自己身体之脆弱，近来常想，我这个奢望能实现吗？

在政治思想上，我很早就对克林顿夫妇着迷。他当年初次与老布什竞选，我已对政客克林顿发生兴趣，曾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

有关比尔与希拉里（戴了深度近视镜，尚未完全染成金发）初次相逢的那一段尤其印象深刻。比尔在校园常常偷视她，某次让她窥见，她大方地过来自我介绍，两人因在兴趣与智慧上相近而结为情侣。后来希拉里对比尔的婚外韵事也给予原谅。他俩真可谓政治上的理想伴侣，比尔总统任满后，一心一意想重入白宫，努力鼓励希拉里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但是在初选时败给能言善辩的黑人竞选者奥巴马，他打破历史纪录，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

这个结果曾引起我们这些所谓进步思想者的欢迎，可是与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我在选举结果公布后总觉得心有不甘，其实我在初选时投了希拉里的票。

出于对希拉里的兴趣，我注意上一本新书，书名是《HRC》，副题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国情秘密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再生”，这本新书的出世显然是在期望希拉里重整旗鼓，也是想抢在即将于今年6月出版的希拉里四年国务卿回忆录之前。

因为克林顿夫妇过去的自传相当畅销，因此她的回忆录必将吸引大批读者。《HRC》的两位作者艾伦（JONATHAN ALLEN）与珀恩尼斯（AMIE PURNES）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两位名记者。在他们看来，以享有22年国际声誉的希拉里作为书的标题，畅销绝没问题。

两位作者显然是希拉里的粉丝，在谈到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BENGHAZI）被暴徒杀死时，作者手下留情，认为是当时保护大使的卫士，特别是CIA人员过于疏忽，没有将使馆的危险处境上报，而国务院管理这类外务的人员也过分大意。共和党批评指，希拉里乃国务院首脑，应该担负责任。

此书对希拉里的评价十分宽容。我个人的意见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以色列用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民屋，搬入占住，在国际公理上是完全非法的，但是由于美国犹太公民势力强大，甚至左右了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与希拉里（现在包括国务卿克里）竟不能说服以色列在这方面作出让步，顺利进行以巴谈判。其实美国民意一般是同情巴国的，但希拉里在这方面无力击败以色列总理。

在2008年大选后奥巴马进驻白宫，许多女性公民发誓继续支持希拉里。比尔与希拉里那时看到了他们在党内的政敌。

前些日子《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的封面，把希拉里画为一个宇宙上的大行星，周围都是成群的小卫星，这些小卫星将是大行星的守护者。克林顿夫妇虽有政敌，但大部分民主党人都敬慕他们。

2016年将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一年，因此也想多活几年体验届时投票的兴奋。有人说她尚在犹豫不决，我不信。除了现在这本《HRC》外，保险还将有很多有关书籍出世。



是一起写中长篇的合作者袁也平。在芦芒家，他送我与袁也平各一幅字，是早已抄录好的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他的草书狂野奔放，与诗意很配，特别是其中一句：战地黄花分外香。我想，这与他曾是一位老战士有关联的。他还送我一幅画：牛图。芦芒的牛图颇有意味，使我想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我想，他也是用过心思的。芦芒在字画上都落了款，他的名字好像两个大字。融合了他的快乐与意趣。我曾珍藏着这两幅字画，可是在几次混乱的搬家中失踪了，我懊恨万分。

芦芒一向身体健朗，但突发的脑溢血让他早逝，终年才59岁。那时，我已离开假眼的控制再次回到工厂。不久，就被落实政策去了复旦大学分校任教。那都是1979年的事。

十日谈

清明的回忆

一个一面之交的朋友遽然驾鹤西去，我们这些碌碌的凡尘中人还能说些什么？